近思録 下

東京帝國大學
日仁13
1714
2本

1714

近思錄卷之六

家道凡二十二條

伊川先生曰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學非爲己之學也 經解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爲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也 易傳下同

○幹母之蠱不可貞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

罪也從容將順豈無道乎若伸巳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巳下意巽順相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巳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義亦相近

○蠱之九二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故小有悔然在巽體不爲無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無大咎然有小悔巳非善事親也

○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

○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

○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巳則人怨而不服

○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人以媟狎爲常故以貞靜爲變常不知乃常久之道也

○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遺書下同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如洒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

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爲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王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已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已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已之子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已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各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爲之配已之子美必擇其才美者爲之配豈更避嫌耶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爲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病臥於床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外書下同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

○買乳婢多不得已或不能自乳必使人然食已子而殺人之子非道必不得已用二乳食二子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爲害又不爲已子殺人之子但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

○先公太中諱珦字伯温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兄以歸

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己爲義人以爲難公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飢飽寒燠娶侯氏侯夫人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先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己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己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爲此事否先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之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而或臨家人走前扶抱恐

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蓋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嘗食絮羹即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願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處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夫人七八歲時誦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閤既長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爲非文集

○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行狀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姑必順之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

不計家之有無然爲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

橫渠說

○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厮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詩說下同

○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

○婢僕始至者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成性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爾語錄

近思錄卷之六終

近思錄卷之七

出處凡三十九條

伊川先生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易傳下同

○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雖不進而

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無咎傳曰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所比得元永貞則無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無咎也

○履之初九曰素履往無咎傳曰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爲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爲也故得其進則有爲而無不善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乎

○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大人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否也

○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

兩從之理隨之六二苟係初則失五矣故
象曰弗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
賤故曰貴其趾舍車而徒
○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
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傳曰士之自高尚亦
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絜自
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
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
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
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
者進退合道者也
○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
聖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
貞之教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
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
之間强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
爲之孔孟之所屑爲也王允謝安之於漢

晉是也

○明夷初九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如是則世俗孰不疑怪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

○晉之初六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寛裕無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故曰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無咎然聖人又恐後之人不達寛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爲裕故特云初六裕則無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事非一槩久速唯時亦容有爲之兆者

○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穫於窮戹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爲善之志乎

○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

○井之九三渫治而不見食乃大有才智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爲憂惻也蓋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爲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矣

○革之六二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無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必待上下之信故已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當進行其道則吉而無咎也不進則失可爲之時爲有咎也

○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

向不愼所往則亦陷於非義故曰鼎有實愼所之也

○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

○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況踰分非據乎

○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艮之上九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也故曰敦艮吉

○中孚之初九曰虞吉象曰志未變也傳曰當信之始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吉也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

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遺書下同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門人有居太學而欲歸應鄉舉者問其故曰蔡人數習戴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

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覺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苛曾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强然學者則須勉强古人有損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爲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趍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也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趙景平問予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

○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狠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子弗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爲人師而試之必爲此媼笑也湜遂不行

○先生在講筵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錢戶部索前任曆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曆子（僧例初入京官時用下狀出給料錢便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也）遂令戶部自爲出券曆又不爲妻求封范純甫問其故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爲妻求封之理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爲本分不爲害先生曰只爲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

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
爾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
事則亦可尚已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
縱失主心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伊川先生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
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
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
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
必得之道是惑也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
累何脩可以免此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
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
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已固可爲
親奈何曰爲已爲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
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
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
必趍其何以爲君子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

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然人不志此必志于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外書

○横渠先生曰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爲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似述世風而近代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司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爲無能不知蔭襲爲榮而反以虛名爲善繼誠何心哉文集

○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孟子說

○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語錄下同

○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麁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

富貴明日饑餓亦不卹惟義所在

近思錄卷之七終

近思錄卷之八

治體凡二十五條

濂溪先生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

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焉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通書

○明道先生言於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已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則萬世幸甚文集下同

○伊川先生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策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

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
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
此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
以立志爲本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
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可必信先王之治爲
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
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

○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傳
曰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
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
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
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若乃暴其小仁
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已狹矣
其能得天下之比乎王者顯明其比道天
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
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不追來
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
而莫知爲之者也非惟人君比天下之道

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已也在朋友亦然脩身誠意以待之親已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已也於鄉黨親戚於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易傳下同

○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貪於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

○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傳曰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爲寬裕

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寛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爲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傳曰君子居上爲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

○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有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去

其間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治矣噬嗑者
治天下之大用也
○大畜之六五曰豶豕之牙吉傳曰物有
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
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
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若
强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若豶去其
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法豶豕之
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

持其要塞絶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
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
苟不知教而迫於饑寒雖刑殺日施其能
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
之道不尚威刑而脩政教使之有農桑之
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
○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
吉傳曰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
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

嚴急治之當濟以寛大簡易乃其宜也既解其難而安平無事矣是無所往也則當脩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爲也既安定則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爲始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爲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爲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

○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

○兌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道以干百

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大于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止道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之於心而說服無斁

○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無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聖人至此奈何曰唯聖人爲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堯舜是也故有終而無亂

○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爲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愼重於用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爲教之意深矣僖公脩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爲國之先務如

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知
爲政之先後輕重矣 經說下同
○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
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
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
天下之道唯此二端而已
○明道先生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
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遺書下同
○爲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官讀
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
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
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
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
之間爾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
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

君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

○唐有天下雖號治本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君臣父子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正萬目亦未盡舉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外書一同）

○明道先生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仁不仁耳離是而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

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小正非大人其孰能之

○横渠先生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耳正蒙下同

○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爲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横渠先生答范巽之書曰朝廷以道學政術爲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耶將以其所不爲而强施之於天下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内皆爲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伯之假名巽

之爲朝廷言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文集

近思錄卷之八終

近思錄卷之九

治法凡二十七條

濂溪先生曰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

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
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
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
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
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
惑矣 通書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
得賢才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
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
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延聘敦遣萃
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
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
以往脩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
掖激厲漸摩成就之之道皆有節序其要
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
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
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
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

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大學大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文集

下同

○明道先生論十事一曰師傅二曰六官三曰經界四曰鄉黨五曰貢士六曰兵役七曰民食八曰四民九曰山澤僑虞衡之職十曰分數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其言曰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

○伊川先生上疏曰三代之時人君必有

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之德義保
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
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
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臣以爲傅
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
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今
既不設保傅之官則此責皆在經筵欲乞
皇帝在宮中言動服食皆使經筵官知之
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
應時諫止（遺書二五其嘗進說欲令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伊川先生看詳三學條制云舊制公私
試補蓋無虛月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
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
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
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及置待賓吏
師齋立檢察士人行檢等法又云自元豐
後設利誘之法增國學解額至五百人來

者奔湊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
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今欲量
留一百人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窄處
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
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又云三舍
升補之法皆案文責跡有司之事非庠序
貢材論秀之道蓋朝廷授法必達乎下長
官守法而不得有爲是以事成於下而下
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或曰長

貳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若防閑詳密
可循守也殊不知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
聞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
育之道徒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才乎
○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爲澤州晉城令
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人所
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
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
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

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附錄）

○萃王假有廟傳曰群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揔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獺能祭其性然也（易傳）

○古者戍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乃今之防秋也（經說）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遺書下同）

○韓信多多益辨只是分數明

○伊川先生曰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亦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臥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丁年上有丁年夫）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絶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

○凡人家法須月爲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爲之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爲不

相見情不中相接爾

○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纔

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

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嘗脩六禮大

略家必有廟庶人立影堂廟必有主高祖以上即當祧也

主式見文集又云今人以影祭或一髮月

髮不相似則所祭已是別人大不便

朔必薦新薦後方食時祭用仲月止於高祖旁親無後者祭之別位

冬至祭始祖冬至陽之始也始祖所初生民之祖也無主於

廟中正位設丁位合考妣享之立春祭先祖立春生物之始也先祖始

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丁人也亦無主設兩位分享考妣

成物之時也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

季秋祭禰季秋成物之時也

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

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其

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

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

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

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

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竈○文集）

○正叔云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遺書下同）

○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兄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移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有從根直上一幹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然又有旁枝達而爲幹者故曰古者大子建

國諸侯奪宗云

○邢和叔叙明道先生事云堯舜三代帝王之治所以博大悠遠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候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 附錄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 外書

○横渠先生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爲能識其遠者大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 文集

○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寛民之死過此當念其散之之久

○呂與叔撰横渠先生行狀云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

界爲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
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
行者未始不以豪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
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
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
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
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爲數
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
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
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
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
○橫渠先生爲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敦本
善俗爲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
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
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行狀
○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
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
慮遠目下雖似相疎其實如此乃能久相

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爲得一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父者又烏得而當之父子異宮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樂說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語錄下同

○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

近思錄卷之九終

近思錄卷之十

政事凡六十四條

伊川先生上疏曰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預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 文集 下同

○伊川答人示奏藁書云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爲主顧欲公以愛民爲先力言百姓饑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爲惡亂可也不惟生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後世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爲迂惟當以誠意感動覬其有不忍之心而已

○明道爲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爲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爲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伊川先生曰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知

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絶訟端於事之始則訟無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愼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易傳下同

○師之九二爲師之主將專則失爲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爲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

○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爲周公能爲人臣不能爲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爲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爲者皆所當爲也周公乃盡其職耳

○大有之九二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傳曰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享通于天子謂以其有爲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爲私不知公已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

○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

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爲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隨之初九出門而交則有功也

○隨九五之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傳曰隨以得中爲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說隨則不知其過矣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傳曰此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曰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無咎也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强勁者率多取怪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非唯告於君者

如此爲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

○恒之初六曰浚恒貞凶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傳曰初六居下而四爲正應四以剛居高又爲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咎者皆浚恒者也

○遯之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傳曰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吉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傳曰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

○睽之初九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衆若棄絶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無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爲善良革仇敵爲臣民者由弗絶也

○睽之九二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逢迎也巷非邪僻由徑也故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損之九二曰弗損益之傳曰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足以損之而已世之愚者有雖無邪心而惟知竭力順上爲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

○益之初九曰利用爲大作元吉無咎象

曰元吉無咎下不厚事也傳曰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爲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爲無咎能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爲知人已當之爲勝任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也

○革而無甚益猶可悔也況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

○漸之九三曰利禦寇傳曰君子之與小人比也自守以正豈唯君子自完其已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也

○旅之初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傳曰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

○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

○兌之上六曰引兌象曰未光也傳曰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無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

極而强引之長其無意味甚矣豈有光也

○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傳曰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天下之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

○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恭過哀過儉太過則不可所以小過爲順乎宜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

○防小人之道正己爲先

○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其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焉無顧慮之意所以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也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經說下同

○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

○明道先生與呉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

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介甫則必有益于我遺書下同

○天祺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

○因論卜將言而囁嚅云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如荊軻於樊於期須是聽其言也屬

○須是就事上學蠱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先生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自嘗似賓客迫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也何有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

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
又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
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職事不可以巧免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克勤小物最難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
爲治不爲則已如復爲之須於今之法度
內處得其當方爲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爲
則何義之有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
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
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
于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
也
○伊川先生曰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

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何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已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强得惟識量不可强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鐘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

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强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强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人纔有意於爲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爲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因言少師典舉明道薦才事）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爲者先生曰初若泛論人才却可今既

如此頤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頤與持國范夷叟泛舟于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頤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己頤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己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爲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頤云不然只爲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吏人押申轉運司狀頤不曾簽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爲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須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是自然任不得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

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外書下同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

顯人過惡之意

○伊川先生云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産一

事不得爲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爲者患

人不爲耳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

四字常曰顯常愧此四字

○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

取他長處

○劉安禮云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

攻之甚力明道先生嘗被旨赴中堂議事

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

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爲

之媿屈附錄下同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

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

○横渠先生曰凡人爲上則易爲下則難然不能爲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僞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已嘗爲之則能使人

文集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卽下無復疑滯之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

易說下同

○人所以不能行己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然爲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己者義理不勝惰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齷齪無由作事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爲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何爲不爲

○姤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如李德裕處置閹宦徒知其帖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忘逞照察少不云上則失其幾也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已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數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爲憂則不敢墮四益也語錄

近思錄卷之十終

近思錄卷之十一

教學凡二十一條

濂溪先生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强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通書

○伊川先生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

之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文集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無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傳曰君子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爲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無所事也易傳

○聖人之道如天然與衆人之識甚殊邈也門人弟子既親炙而後益知其高遠既若不可以及則趨望之心怠矣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事上臨喪不敢不勉君子之常行不困於酒尤其近也而以已處之者不獨使夫資之下者勉思企及而才之

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經說

○明道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爲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遺書下同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民治兵水利筭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爲政皆興水利有功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奥今人未易曉別

欲作詩略言教童子洒掃應對事長之節
令朝夕歌之似當與有助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
據守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
深徹反將理低看了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
已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
事
○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
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
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伊川先生曰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
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
今一日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
帷講誦猶未必說書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

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人有養便方定志於學

○天下有多少才只爲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

性情聲音以養其耳目舞蹈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須是深思之思而不得然後爲他說便好初學者須是且爲他說不然非獨他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

○橫渠先生曰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蒙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教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人之才足以有爲但以其不

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曰勉率而爲之則豈有由誠哉横渠禮記說下同

○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乞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唯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於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横渠孟子說

近思錄卷之十二

警戒凡三十三條

濂溪先生曰仲由喜聞過今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已心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通書

○伊川先生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小失道而喪敗者易傳下同

○人之於豫樂心說之故遲遲遂至於耽

戀不能已也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蓋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辯之早去之速也

○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爲多

○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耽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復之六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無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爲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劉質夫曰頻復不已遂至五十）

述復

○睽極則咈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

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睽之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

○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傳曰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爲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爲君子矣

○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傳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無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

○艮之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傳曰夫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其堅強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絕

其危甚矣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
者則艱蹇忿畏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
厲薰心謂不安之勢薰爍其中也
○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
○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理此
常理也若徇情肆欲唯說是動男牽欲而
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
矣
○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說之惑人易
入而可懼也如此
○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
捨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
方命圮族者所能乎鯀雖九年而功弗成
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叙
故其自任益强咈戾圮類益甚公議隔而
人心離矣是其惡益顯而功卒不可成也

經說下同

○君子敬以直內微生高所枉雖小而害

則大

○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

○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

○明道先生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遺書下同

○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

○伊川先生曰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較事大小其弊爲枉尺直尋之病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
○做官奪人志
○驕是氣盈吝是氣歉人若吝時於財上
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
有歉歉之色也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
及其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
以爲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爲則駭
且懼矣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明道先生曰可哀
也哉其餘時理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
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
話明道責之邢曰無可說明道曰無可說
便不得不說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
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
間燕遊之樂爾正蒙

○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爲物所移耳 横渠樂說

○孟子言友經者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先立心中初無作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違一生如此 横渠孟子說

近思錄卷之十二 終

近思錄卷之十三

異端凡十四條

明道先生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爲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遺書下同

○伊川先生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

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此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明道先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卽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卽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敎所以爲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又云佛有一箇

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
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
○釋氏本怖死生爲利豈是公道唯務上
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
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
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
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固曰出家獨
善便於道體自不足或曰釋氏地獄之類
皆是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爲善先生曰
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僞教而
人可化以上明道語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
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其中矣顏淵問爲
邦孔子既告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復戒
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
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己則危只是
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
巧言令色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
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

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釋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爲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版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沈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

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爲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跡之判便是亂說故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鑪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矣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

是一齊差却外書

○橫渠先生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又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正蒙下同

○太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者子之陋也

○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遊魂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圖極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惜則

有義有命均之死生一天人惟自其說熾傳
知晝夜通陰陽之無二
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爲引取淪
胥其間指爲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
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
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
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
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
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
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
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
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
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
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
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

近思錄卷之十三終

近思錄卷之十四

聖賢凡二十六條

明道先生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遺書下同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亦不違如愚之

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
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
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
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跡顏子
微有跡孟子其跡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
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
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
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
人雖有好言語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
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
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下也幽厲
不由也
○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
○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
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
○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

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揚雄規模又窄狹矣

○林希謂揚雄爲祿隱揚雄後人只爲覓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并取而與劉氏可也

○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

○孔明庶幾禮樂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苟揚道不到處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

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子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

○學本是脩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曰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其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通書附錄

○伊川先生撰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資禀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寛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

色内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
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
而動有常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
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
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
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
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
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
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

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
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
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
乘其迷晦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
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
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
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
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
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才

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
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
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其幸
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
學者之所傳耳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
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
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
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
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

下而闚高所以輕自失而卒無得也先生
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
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
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
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
時見非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
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
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
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

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寛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附録）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遺書一同）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莩者食便不美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外書下同）

○侯師聖云朱公掞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

門外之雪深一尺

○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二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附錄同

○呂與叔撰明道先生哀詞云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强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已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康定用兵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程伯淳正叔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

尹彥明云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徒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徹去虎皮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

晚自崇文移疾西歸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脩其辭命辭無差然

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先生氣質剛毅德成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

○横渠先生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語錄

近思錄卷之十四終